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# 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一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宋谋略精华之大成



医药学院 610 2 07029147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徐兆仁 主编

# 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一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时。⑤牧：治理。

【译文】晋平公要在春天建造楼台，叔向说：“不可以。古代的圣王注重德政，并且致力于去实施，减缓刑法而抓紧农时。如今在春季建造楼台，是耽误农时。德政不实施，民众就不归附，刑法不减缓，民众就忧愁。使用不愿归附的民众，驱使心怀愁怨的百姓，而且还耽误他们的农时，是加重百姓的负担呀。治理百姓，要养育他们，您却加重他们的负担，难道这是决定命运，使人民安定生存，而被后世称为国君的人所应做的事情吗？”晋平公说：“好。”于是就停止了建造楼台的工役。

## 十六

赵简子春筑台于邯郸，天雨而不息。谓左右曰：“可无趋种乎？”尹铎<sup>①</sup>对曰：“公事急，措<sup>②</sup>种而悬之台，夫虽欲趋种，不能得也。”简子惕然，乃释台罢役，曰：“我以台为急，不如民之急也，民以不为台，故知吾之爱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尹铎：春秋时晋国大夫。②措种：放弃耕种。

【译文】赵简子春天在邯郸建造楼台，天上下雨也不停工。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可以让人不要急着去耕种吗？”尹铎回答说：“您的事这么紧急，把耕种大事搁到一边，却把劳力都拴在建台工程上，他们虽然想去耕种，却得不到机会呀。”赵简子警惕起来，于是就舍弃建台，停止劳役，说：“我以为建造楼台要紧，其实不如百姓耕种要紧，百姓从我不再建造楼台这件事，因此而知道我爱护他们的心意了。”

## 十七

中行献子<sup>①</sup>将伐郑，范文子<sup>②</sup>曰：“不可。得志于郑，诸侯仇我，忧必滋长。”郤至<sup>③</sup>又曰：“得郑，是兼国也。兼国则王，王者固多忧乎？”文子曰：“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，故无忧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，故多忧。今子见无土而欲富者，乐乎哉？”

【注释】①中行献子：即荀偃。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。②范文子：即士燮。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。③郤至：春秋时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中行献子将要征讨郑国，范文子说：“不可以。

如果我们在郑国如愿以偿，诸侯就会仇视我们，忧患就一定会滋长。”郤至又问范文子：“得到郑国，就是兼并他国，兼并他国就能称王，做王的就一定多忧患吗？”范文子说：“做王的有盛德，远方的人民就会归顺他，所以他没有忧患。现在我们少德，却有做王的功业，所以忧患就多。如今您看那没有土地却想富有的人，他能快乐吗？”

## 十八

季康子<sup>①</sup>谓子游<sup>②</sup>曰：“仁者爱人乎？子游曰：“然。”“人亦爱之乎？”子游曰：“然。”康子曰：“郑子产<sup>③</sup>死，郑人丈夫舍玦<sup>④</sup>，妇人舍珠珥<sup>⑤</sup>，夫妇巷哭，三月不闻箏瑟<sup>⑥</sup>之声。仲尼<sup>⑦</sup>之死，吾不闻鲁国之爱夫子，奚也？”子游曰：“譬子产之与夫子，其犹浸水<sup>⑧</sup>之与天雨乎。浸水所及刚生。不及则死。斯民之生也，必以时雨<sup>⑨</sup>，既以生，莫爱其赐。故曰，譬子产之与夫子也，犹浸水之与天雨乎。”

【注释】 ①季康子：即季孙肥。春秋鲁哀公四年（前491）至二十七年（前468）执鲁政。 ②子游：即言偃。字子游，孔子弟子。仕鲁为武城宰。 ③子产：即公孙侨、公孙成子。名侨，字子产。春秋时郑国执政。 ④玦（jué 决）珥：玉佩。 ⑤珠珥（ěr 耳）：女子的珠玉耳饰。 ⑥箏瑟：两种古乐器。 ⑦仲尼：即孔子。 ⑧浸水：灌溉；浇水。 ⑨时雨：应时之雨。

【译文】季康子对子游说：“仁义的人爱别人吗？”子游说：“是的。”“别人也爱他吗？”子游说：“是的。”季康子说：“郑国的子产死了，郑国的男人都摘下玉佩，妇女都摘下耳饰，夫妇在巷中哭泣，三个月听不到箏瑟的声音。仲尼死后，我没听说鲁国人对他表示过爱意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子游说：“拿子产和孔夫子打个比喻，那就象浇水和下雨。浇水所到之处，庄稼就能存活，浇不到水的地方，庄稼就会死去。至于让人民生存，一定要靠应时的雨水。人民既然都靠应时的雨水而生存，就没有谁去爱惜上天的恩赐。所以说，拿子产和孔夫子打个比喻，就象浇水和下雨。”

## 十九

中行穆子<sup>①</sup>围鼓<sup>②</sup>，鼓人有以城反者，不许。军吏曰：“师

徒<sup>③</sup>不勤而可得城，奚故不受？”曰：“有以吾城反者，吾所甚恶也，人以城来，我独奚好焉？赏所甚恶，是失赏也，若所好何？若不赏，是失信也，奚以示民？”鼓人又请降，使人视之，其民尚有食也，不听。鼓人告食尽力竭，而后取之。克鼓而反，不戮一人。

【注释】①中行穆子：即荀吴。春秋时晋国大夫。卒谥穆。

②鼓：古国名。在今河北晋县。鲁昭公二十二年（前520）为晋所灭。

③师徒：兵士。

【译文】中行穆子围攻鼓国，鼓国人中有表示愿拿该城叛降的，中行穆子不答应。军克说：“兵士不用勤苦，却能得到鼓城，为什么不接受？”中行穆子说：“如果有拿我的城池叛降的人，我是非常厌恶他的，鼓国人拿城池来，为什么唯独我会喜欢呢？奖赏非常厌恶的人，就是赏赐不当，对你喜欢的又该怎样？如果不赏赐鼓国的人，就是不守信用，怎么来向人民表明呢？”鼓国人又来请求投降，中行穆子派人去察看情况，发现鼓国人还有粮食吃，就不接受请降。直到鼓国人报告说已经食尽力竭了，而后才攻取了鼓国。攻克鼓国之后就返回晋国，没有杀害一个鼓国人。

## 二十

孔子之楚，有渔者献鱼甚强<sup>①</sup>，孔子不受。献鱼者曰：“天暑市远，卖之不售，思欲弃之，不若献之君子。”孔子再拜受，使弟子扫除，将祭之。弟子曰：“夫人将弃之，今夫子将祭之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闻之，务施而不腐余财者，圣人也。今受圣人之赐，可无祭乎？”

【注释】①强：固执。

【译文】孔子到楚国去，有一渔夫坚持要献给孔子鲜鱼，孔子不接受。献鱼人说：“天气热，集市又远，卖也卖不掉，想要丢掉它，还不如献给君子。”孔子一再拜谢才接受。让弟子清扫后，将要用鱼祭祀。弟子说：“别人将要丢弃它，如今您却要用它祭祀，为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我听说。致力于施舍，而不使多余的财富变成无用之物的人，就是圣人。如今接受了圣人的赐予，能不祭祀吗？”

## 二十一

郑伐宋，宋人将与战。华元<sup>①</sup>杀羊食士，其御羊斟<sup>②</sup>不与焉。及战，曰：“畴昔<sup>③</sup>之羊羹，子为政<sup>④</sup>，今日之事，我为政。”与华元弛入郑师，宋人败绩。

【注释】 ①华元：春秋时宋国大夫。宋平公时官右师。 ②羊斟：华元的驾车人，因怨华元未分羊羹给他，乃使华元被郑人所虏，后华元归宋，羊斟逃往鲁国。 ③畴昔：往日。 ④为政：主持工作的人。

【译文】郑国征讨宋国，宋国人将要与郑国军队交战。华元命令杀羊给士兵吃，但给他驾车的羊斟却没有分到羊肉。等到交战时，羊斟说：“往日分羊肉汤，是您作主，今天的事，由我作主。”驾车与华元一起奔入郑国军队中，宋国人因此而失败。

## 二十二

楚王问庄辛<sup>①</sup>曰：“君子之行，奈何？”庄辛对曰：“居不为垣墙，人莫能毁伤；行不从周卫<sup>②</sup>，人莫能暴<sup>③</sup>害。此君子之行也。”楚王复问：“君子之富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子之富，假贷<sup>④</sup>人，不德也<sup>⑤</sup>，不责也；其食饮人，不使也，不役也。亲戚爱之，众人善之，不肖者事之，皆欲其寿乐而不伤于患，此君子之富也。”楚王曰：“善。”

【注释】 ①庄辛：战国楚襄王时大夫。后为阳陵君，襄王与以淮北之地。 ②周卫：防卫；警卫。 ③暴：欺侮。 ④假贷：即借贷。 ⑤不德：不求别人对自己感恩戴德。

【译文】楚王问庄辛说：“君子的行为是怎样的？”庄辛回答说：“居室外不建围墙，没有谁会去破坏它；出门不用警卫随从，没有人会去欺侮伤害他。这就是君子的行为。”楚王又问：“君子富有了，是怎样的？”庄辛回答说：“君子富有了，把钱物借给别人，不求人感恩，也不去催促人来还；他给别人饮食，不因此而指派别人，驱使别人。亲戚们爱戴他，大家都善待他，不才的人愿意侍奉他，人们都希望他长寿快乐，而且没有忧患去伤害他。这就是君子富有时应有的表现。”楚王说：“好。”

## 二十三

丞相西平侯于定国<sup>①</sup>者，东海<sup>②</sup>下邳<sup>③</sup>人也。其父号曰于公，为县狱吏，郡决曹掾<sup>④</sup>，决狱平法，未尝有所冤。郡中离文法<sup>⑤</sup>者，于公所决，皆不敢隐情。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，命之曰于公祠。东海有孝妇，无子，少寡，养其姑甚谨。其姑欲嫁之，终不肯。其姑告邻之人曰：“孝妇养我甚谨，我哀其无子守寡，日久我老，累丁壮，奈何？”其后，母自经死。母女告吏曰：“妇杀我母。”吏捕孝妇，孝妇辞不杀姑。吏欲毒治，孝妇自诬服<sup>⑥</sup>，具狱<sup>⑦</sup>以上府。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，此不杀姑也。太守不听，数争不能得，于是于公辞疾去吏。太守竟杀孝妇。郡中枯旱三年。后太守至，卜求其故，于公曰：“孝妇不当死，前太守强杀之，咎当在此。”于是杀牛祭孝妇冢，太守以下自至焉。天立大雨，岁丰熟，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。于公筑治庐舍，谓匠人曰：“为我高门，我治狱未尝有所冤，我后世必有封者，令容高盖驷马车。”及子，封西平侯。

【注释】 ①于定国：西汉宣帝时丞相。字曼倩。卒谥安侯。

②东海：古郡名。西汉时辖境相当今山东临沂市、费县、江苏赣榆以南，山东枣庄市、江苏邳县以东和江苏宿迁、灌南以北地区。 ③下邳（pī 批）：古县名。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。 ④郡决曹掾：《汉书》作“郡决曹”。即郡里的决狱官。《说苑》脱“郡”字，今据《汉书》补“郡”字。 ⑤文法：法制；法令条文。 ⑥自诬：本来无罪而被迫认罪。 ⑦具狱：定案或据以定罪的全部案卷。

【译文】丞相西平侯于定国，是东海下邳人。他的父亲号称于公，做过县狱吏，郡决曹掾。判决狱讼公正合理，未曾有过冤屈。郡中有犯法的人，在于公判决时，都不敢隐瞒实情。东海郡里的人在于公在世时就为他立祠，命名为于公祠。东海郡有个孝顺的媳妇，没有子女，年轻时就守寡，侍养她的婆婆很恭敬。她婆婆想叫她嫁人，她始终不肯。她婆婆告诉邻居说：“孝顺媳妇侍养我很恭敬，我可怜她没有子女，又守寡。日子久了，我就老了，将会拖累年轻的媳妇，怎么办呢？”后来她婆婆就上吊死了，婆婆的女儿向狱吏控告说：“是那媳妇杀了我母亲。”狱吏就逮捕了孝妇，孝妇申辩说不是她杀了婆婆。狱吏要

用酷刑拷问她，孝妇只好被迫承认婆婆是自己杀死的。狱吏将案卷上报给郡府。于公认为案犯侍养婆婆十年，因孝顺而闻名，这样的人不会杀婆婆的。太守不听于公的话，于公几次去争辩也没有结果，于公因此称病辞官。太守最终还是杀了孝妇。接着郡中干旱达三年之久。后来新太守上任，占卜求问久旱不雨的原因，于公说：“有位孝妇不该处死刑，前任太守固执地杀死了她，过错应该就在这里。”郡里因此而杀牛祭奠孝妇的坟墓，自太守以下的官吏都来了。天上立刻下起大雨，该年庄稼大丰收，郡里的人因此更加敬重于公。于公建造简陋的小屋，对匠人说：“我为把门做高些，我判决讼案未曾有过冤屈，所以我的后代一定有封侯的，应让门高可以容下有高盖的四匹马拉的车子。”等到他儿子于定国当官，果然封了西平侯。

## 二十四

孟简子相梁并卫，有罪而走齐，管仲迎而问之曰：“吾子相梁并卫之时，门下使者几何人矣？”孟简子曰：“门下使者有三千余人。”管仲曰：“今与几何人来？”对曰：“臣与三人俱。”仲曰：“是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其一人父死无以葬，我为葬之；一人母死无以葬，亦为葬之；一人兄在狱，我为出之。是以得三人来。”管仲上车曰：“嗟兹<sup>①</sup>乎！我穷必矣，吾不能以春风风人，吾不能以夏雨雨人，吾穷必矣！”

【注释】 ①嗟兹：又作“嗟磁”。叹息声。

【译文】孟简子做过梁国和卫国的相，因为有罪而逃到齐国，管仲迎接他，并问他说：“您在梁国和卫国做相的时候，门下仆从有多少人？”孟简子说：“门下仆从有三千多。”管仲曰：“现在跟您一起来的有几人？”孟简子回答说：“我和三个人一起来的。”管仲说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孟简子回答说：“其中一个人的父亲死后没有办法安葬，我为他安葬了他的父亲；另一个人母亲死后没有办法安葬，我也为他安葬了他母亲；另一个人的哥哥在狱中，我为他救出了他的哥哥。因此这三个人跟我一起来了。”管子坐上车子说：“哎！我将来必定要困窘了，我不能象春风那样温暖人，我也不能象夏雨那样滋润人，我必定要困窘了！”

## 二十五

凡人之性，莫不欲善其德，然而不能为善德者，利败之也。故君子羞言利名。言利名尚羞之，况居而求利者乎？周天子使家父、毛伯<sup>①</sup>求金于诸侯，《春秋》讥之。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，诸侯贪则大夫鄙，大夫鄙则庶人盗，上之变下，犹风之靡草也。故为人君者，明贵德而贱利。以道下，下之为恶尚不可止，今隐公<sup>②</sup>贪利而身自渔，僭<sup>③</sup>上而行八佾<sup>④</sup>，以此化于国人，国人安得不解<sup>⑤</sup>于义？解于义而纵其欲，则灾害起而臣下僻<sup>⑥</sup>矣。故其五年<sup>⑦</sup>始书“螟”<sup>⑧</sup>，言灾将起，国家将乱云尔。

【注释】 ①家父、毛伯：皆为周大夫。 ②隐公：即鲁隐公。春秋时鲁国国君。名息姑，公元前722—前712年在位。 ③僭（jiàn 见）：超越本分。 ④八佾（yì 义）古代天子专用的一种乐舞。 ⑤解：同“懈”。 ⑥僻：偏；邪。 ⑦五年：指鲁隐公五年（前718）。 ⑧螟（míng 明）：昆虫。主要侵害农作物及林木、果树等。

【译文】凡是人的本性，没有人不想有美好的品德，然而不能保持美好品德的人，都是利欲败坏了他们的品德。所以君子以谈论利为羞耻。谈论利尚且感到羞耻，何况存心去谋求利益呢？周朝的天子派家父、毛伯去向诸侯要金钱，《春秋》讥讽了他。所以说天子好利，诸侯就贪财，诸侯贪财，大夫就鄙吝，大夫鄙吝，百姓就会盗窃，在上位的人影响下层的人，就象风吹倒草一样。所以做国君的，要懂得珍视品德而轻视利益。用此来引导臣民，臣民作恶尚且不能禁止，如今鲁隐公贪图利益而自己去捕鱼，超越礼制而享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乐舞，用这些行为来教化人民，人民对道义怎么能不懈怠？对道义懈怠，并且放纵他们的私欲，那么灾害就会发生，而臣下就会乖邪。所以《春秋·鲁隐公五年》才写“螟”，是说随着虫害的发生，国家也将发生祸乱。

## 二十六

孙卿<sup>①</sup>曰：“夫斗者，忘其身者也，忘其亲者也，忘其君者也。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，然乃为之，是忘其身也；家室离散，亲戚被戮，然乃为之，是忘其亲也；君上之所至恶，刑

法之所大禁也，然乃犯之，是忘其君也。今禽兽犹知近父母，不忘其亲也。人而忘其身，内忘其亲，上忘其君，是不若禽兽之仁也。凡斗者，皆自以为是，而以他人为非。己诚是也，人诚非也，则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。夫以君子而与小人相贼害，是人之所以谓以狐白补犬羊，身涂其炭，岂不过甚矣哉？以为智乎，则愚莫大焉；以为利乎，则害莫大焉；以为荣乎，则辱莫大焉。人之有斗，何哉？比之狂惑疾病乎，则不可，面目人也，而好恶多同，人之斗，诚愚惑失道者也。”《诗》云：“式号式呼，俾<sup>②</sup>昼作夜。”言斗行也。

【注释】 ①孙卿：即荀子。 ②俾（bǐ 比）：使。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。

【译文】孙卿说：“好私斗的人是忘记他自己，忘记他的亲人，忘记他的国君的人。为了发泄一时的怒气，而去招惹终身的灾祸，但是却去做，这是忘记他自己；家人离散，亲戚被杀，但是却去做，这是忘记他的亲人；国君最厌恶的行为，刑法所严格禁止的，但是却去违犯它，是忘记了他的国君。现在禽兽还知道亲近父母，不忘它们的亲情。做为人，却忘记了自己，对内忘记了他的亲人，对上忘记了他的国君，这还不如禽兽的仁义。凡是私斗的人，都自以为是，而以为别人是错误的。自己如果真的正确，别人真的错误，那么自己就是君子，而别人就是小人。以君子和小人互相伤害，就是人们所说的用狐狸腋下的白毛去补狗皮或羊皮，使自身沾上污垢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！自以为是聪明，其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；自以为有利，其实没有比这危害更大的了；自以为是光荣，其实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。人与人之间有私斗，是为什么呢？把它比作狂乱迷惑或疾病吧，这不可以，因为他们的面目都是人，而且好恶也大多一样，人与人之间的私斗，其实是因为愚昧困惑，没有道义的缘故。”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大声地喊叫，大声地呼号，竟把白昼当作黑夜。”说的就是私斗的行为。

## 二十七

子路持剑，孔子问曰：“由，安用此乎？”子路曰：“善吾者，固以善之；不善吾者，固以自卫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以忠为

质<sup>①</sup>，以仁为卫，不出环堵<sup>②</sup>之内，而闻千里之外。不善以忠化，寇暴<sup>③</sup>以仁围<sup>④</sup>，何必持剑乎？”子路曰：“由也，请摄齐<sup>⑤</sup>以事先生矣。”

【注释】 ①质：本体。 ②环堵：四周的围墙。 ③寇暴：盗匪。 ④围：防卫。 ⑤摄齐：古人升堂时提起长袍的下摆，防止跌倒，表示恭敬有礼。

【译文】子路手持宝剑，孔子问道：“由，怎么要用这个呢？”子路说：“对我友善的人，我当然要善待他；对我不友善的人，我当然要用这剑来自卫。”孔子说：“君子以忠诚做本体，以仁义做防卫，不用出四围土墙，就能名闻千里之外。对不友善的人，用忠诚去感化他；对盗匪之徒用仁义来防卫，何必要拿宝剑呢？”子路说：“我请您允许我提着长袍下摆来侍奉先生。”

## 二十八

乐羊为魏将，以攻中山。其子在中山，中山烹其子示乐羊，乐羊不为衰志，攻之愈急。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羹，乐羊食之尽一杯。中山见其诚也，不忍与其战，果下之，遂为文侯<sup>①</sup>开地。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。孟孙<sup>②</sup>猎得麋<sup>③</sup>，使秦西巴<sup>④</sup>持归，其母随而鸣。秦西巴不忍，纵而与之。孟孙怒而逐秦西巴。居一年，召以为子傅。左右曰：“夫秦西巴有罪于君，今以为子傅，何也？”孟孙曰：“夫以一麋而不忍，又将能忍吾子乎。”故曰：巧诈不如拙诚。乐羊以有功而见疑，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，由仁与不仁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文侯：即魏文侯。 ②孟孙：春秋时鲁国大夫。 ③麋（ní 尼，又读 mí 迷）：幼鹿。 ④秦西巴：孟孙家臣。

【译文】乐羊做了魏国的将军，命他率军攻打中山国。他的儿子在中山国，中山人挂起乐学的儿子让乐羊看，乐羊没有因此而减弱斗志，攻城更急了。中山人于是烹煮了他的儿子，而且还把肉汤送给他，乐羊把一杯肉汤都吃下去了。中山人见他如此忠于职守，不忍心再和他打下去。乐羊果然攻克中山国，终于为魏文侯开拓了疆土。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心。孟孙猎获一只幼鹿，让秦西巴拿回去，幼鹿的母亲尾随在后面

鸣叫，秦西巴不忍心，就把幼鹿放还给母鹿。孟孙因生气而赶走了秦西巴。过了一年，又召回他，让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。孟孙身边的人说：“秦西巴对您犯有罪过，如今却让他做您儿子的老师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孟孙说：“他对一只幼鹿都不忍心伤害，又怎么忍心亏待我儿子呢？”所以说：机巧诡诈不如朴拙诚实。乐羊因有功而被猜疑，秦西巴因有罪而更加受信任。这是因为仁义和不仁义的缘故。

## 二十九

智伯<sup>①</sup>还自卫，三卿<sup>②</sup>燕<sup>③</sup>于蓝台。智襄子<sup>④</sup>戏韩康子<sup>⑤</sup>而侮段规<sup>⑥</sup>。智果<sup>⑦</sup>闻之，谏曰：“主弗备难，难必至。”曰：“难将由我，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？”对曰：“异于是。夫却氏有车辕之难<sup>⑧</sup>，赵有孟姬之谗<sup>⑨</sup>，栾有叔祁之诉<sup>⑩</sup>，范、中行有函冶之难<sup>⑪</sup>，皆主之所知也。《夏书》<sup>⑫</sup>有之曰：‘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？不见是图。’《周书》<sup>⑬</sup>有之曰：‘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。’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燕而愧人君相，又弗备，曰：‘不敢兴难’，毋乃不可乎？嘻！不可不惧，蚋<sup>⑭</sup>蚁蜂蛭<sup>⑮</sup>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”不听。自是五年，而有晋阳之难<sup>⑯</sup>，段规反而杀智伯于师，遂灭智氏。

【注释】 ①智伯：又作“知伯”。荀姓，名瑶，卒谥襄。春秋末晋国六卿之一。 ②三卿：此处指智伯、韩武子等三卿。 ③燕：同“宴。” ④智襄子：即智伯。 ⑤韩康子：春秋末晋国六卿之一。与赵襄子、魏桓子共败智伯。 ⑥段规：韩康子家臣。 ⑦智果：智伯家臣。 ⑧车辕之难：晋厉公时，大夫卻犇与长鱼矫争田，将矫及其父母妻子一同系于车辕上，以是结怨。后长鱼矫等尽杀卻犇一族。 ⑨孟姬之谗：孟姬，《左传》作庄姬。赵朔之妻，与赵婴私通，赵同、赵括逐赵婴于齐国。庄妃怨而谗赵同、赵括谋反，尽杀之。 ⑩叔祁之诉：叔祁，《左传》作栾祁。晋大夫范宣子之女，栾桓子之妻，桓子卒，与家臣私通，并尽占家产。子栾盈患之，栾祁乃谗于范宣子，栾盈奔于楚。

⑪函冶之难：函冶，《国语·晋语》作亟冶，韦注云：亟冶，范皋夷之邑。范皋子无宠于范吉射，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，范皋夷与韩简子等谋逐范吉射与中行文子。事见《左传·定公十三年》。 ⑫《夏书》：《尚书》组成部分之一。相传是记载夏代史事之书。今本凡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四篇，后二篇为伪《古文尚书》。本篇

所引即出自《五子之歌》部分。⑬《周书》：《尚书》组成部分之一。是记载周代史事之书。本篇所引出自《康诰》部分。⑭蚋(ruì 锐)：蚊子。⑮蜚(chài 钗去)：蝎类毒虫。⑯晋阳之难：指智伯围攻赵襄子于晋阳，兵败被杀之事。

【译文】智伯从卫国回来，三卿在蓝台举行酒宴。智襄子戏弄韩康子并侮辱了段规。智果听说了这件事，规劝说：“您不预防灾难。灾难就一定会来。”智伯说：“有没有灾难将由我决定，我不发动灾难，谁敢发动灾难？”智果回答说：“事实上并非如此。郤氏有车辕之难，赵氏有孟姬之谗，栾盈有叔祁之诉，范、中行二氏有函冶之难，都是您所知道的。《夏书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‘一个人屡有过失，别人怎么会怨他的过失太明显，而是怨他不从小事细节上去预防。’《周书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‘怨恨不分大小。’君子能随时注意小事，所以没有大灾难。现在您一次宴会就羞辱了人家君相二人，又不预防报复，说人家不敢发动灾难，这不是太不可能了吗？哎！不能不害怕，蚋蚁蜂蜚都能害人，更何况君相了？”智伯不听规劝。此后五年，就发生了晋阳之难，段规反叛而杀智伯于军中，于是灭掉了智氏。

### 三十

智襄子为室美，士茁夕<sup>①</sup>焉。智伯曰：“室美矣夫！”对曰：“美则美矣，抑<sup>②</sup>臣亦有惧也。”智伯曰：“何惧？”对曰：“臣以秉笔<sup>③</sup>事君。记有之曰：‘高山峻原<sup>④</sup>，不生草木；松柏之地，其土不肥。’今土木胜人，臣惧其不安人也。”室成三年，而智氏亡。

【注释】①夕：指傍晚朝见。②抑：但。③秉笔：执笔。

④峻原：高峭的原。“原”同“塬”，我国西北黄土地区的一种地貌，四周是流水冲成的沟，中间突起呈台状，边缘陡峭，顶上平坦。

【译文】智襄子建造的宫室很华丽，士茁傍晚来朝见。智伯说：“宫室华丽吧！”士茁回答说：“华丽是够华丽的了，但我也有些害怕。”智伯说：“害怕什么？”士茁回答：“我是为您执笔记事的。古书上说：‘高山峻原之上，不能生长草木；松柏生长的地方，那里的土壤不肥沃。’如今土木工程胜过别人，我怕它会使人不安。”宫室建成三年后，智氏就灭亡了。

## 说苑卷第六

### 复 恩

#### 一

孔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<sup>①</sup>。”夫施德者贵不德，受恩者尚必报。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，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劳而不怨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<sup>②</sup>。”君臣相与以市道<sup>③</sup>接，君县<sup>④</sup>禄以待亡，臣竭力以报之。逮臣有不测之功，则主加之以重赏；如主有超异之恩，则臣必死以复之。孔子曰：“北方有兽，其名曰麇<sup>⑤</sup>，前足鼠，后足兔。是兽也，甚矣其爱蚤蚤、巨虚<sup>⑥</sup>也，食得甘草，必齧<sup>⑦</sup>以遗<sup>⑧</sup>蚤蚤、巨虚。蚤蚤巨虚见人将来，必负麇以走<sup>⑨</sup>。麇非性之爱蚤蚤、巨虚也，为其假足之故也；二兽者亦非性之爱麇也，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。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<sup>⑩</sup>而相有报也，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！”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，祸之原也；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<sup>⑪</sup>刑赏者，亦乱之基也。夫祸乱之源基，由不报恩生矣。

【注释】 ①见《论语·里仁》。 ②见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”伐，夸耀。 ③市道：如市井交易之道。 ④县：通“悬。” ⑤麇(jué决)：兽名。《说文》：麇，鼠也。 ⑥蚤蚤(qióng穷)：兽名，状如马。巨虚：兽名。 ⑦齧(niè聂)：同“啮”。咬；啃。 ⑧遗(wèi卫)：给予。 ⑨走：逃跑。 ⑩比假：借助。 ⑪惮：惧怕。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，一定会有伙伴。把恩德施舍给别人的人，贵在不以施德者自居，接受别人恩德的人应当报答才对。因此，臣下勤劳为君服务，却并不要求人君的赏赐；人君把恩德施给臣下，却并不要求他们有所报答。《周易》说：“有劳苦而不自夸，有功劳而不自得，厚道之极。”君臣之间象市场交易一样相互来往，人君以俸禄款待臣下，臣下尽心竭力为人君服务。待臣下创立大功，人君给他厚赏；如

人君有特别的恩惠，臣下一定誓死报答。孔子说：“北方有兽叫作麇，前脚象鼠，后脚象兔。这种兽特别爱惜蛭蛭、巨虚，自己吃了甘草，一定用牙齿咬碎喂蛭蛭、巨虚。蛭蛭、巨虚见有人来，一定会背着麇逃跑。其实，麇的本性并非真爱蛭蛭、巨虚，不过是想借助它们的脚得以行走而已；蛭蛭、巨虚这两种兽的本性也并非真爱麇，不过是想从麇那里得到甘草吃而已。禽兽昆虫尚且知道相互借助，知恩报德，更何况士人君子要扬名兴利于天下！”如果臣下不知回报君恩，追逐私利，那是祸害的根源；如果人君不知报答臣下的功劳，而害怕进行赏赐，那是败乱的开始。祸害败乱的根源，是从不知相互报恩而产生的。

## 二

赵襄子见围于晋阳<sup>①</sup>，罢围，赏有功之臣五人，高赫<sup>②</sup>无功而受上赏，五人皆怒。张孟谈<sup>③</sup>谓襄子曰：“晋阳之中，赫无大功，今与之上赏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吾在拘厄<sup>④</sup>之中，不失臣主之礼，唯赫也。五子虽有功，皆骄，寡人与赫上赏，不亦可乎？”仲尼闻之曰：“赵襄子可谓善赏士矣。赏一人，而天下之人臣，莫敢失君臣之礼矣。”

【注释】 ①晋阳：地名，在今山西太原。 ②高赫：春秋时晋国赵襄子家臣。 ③张孟谈：春秋时晋国赵襄子家臣。 ④拘厄：围困。

【译文】赵襄子在晋阳被包围，解围后，要奖赏五位有功之臣，高赫没有战功，却受到重赏，五位功臣都很生气。张孟谈对赵襄子说：“在晋阳被围困时，高赫并没有创立大功，现在却给他重赏，为什么？”赵襄子说：“我处在被围困的情况下，不失君臣礼节的，只有高赫一人。五位功臣虽立有大功，但都很骄傲。我重赏高赫，难道不可以吗？”孔子听说这件事以后，说：“赵襄子可算是善于奖赏士人的君主。奖赏一人，所有的大臣，没有谁再敢失去君臣的礼节了。”

## 三

晋文公亡时，陶叔狐<sup>①</sup>从。文公反国，三行赏而不及陶叔狐。陶叔狐见咎犯<sup>②</sup>曰：“吾从君而亡十有三年，颜色黧黄<sup>③</sup>，

手足胼胝，今君反国，三行赏而不及我也，意者君忘我与？我有大故<sup>④</sup>与？子试为我言之于君。”咎犯言之文公，文公曰：“嘻，我岂忘是子哉！夫高明至贤，德行全诚，耽我以道<sup>⑤</sup>，说我以仁，暴浣我行<sup>⑥</sup>，昭明我名，使我为成人<sup>⑦</sup>者，吾以为上赏；防我以礼，谏我以义，蕃援我，使我不得为非，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，吾以为次赏；夫勇壮强御，难在前则居前，难在后则居后，免我于患难之中者，吾又以为之次。且子独不闻乎？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；亡人者不如存人亡国。三行赏之后，而劳苦之士次之，夫劳苦之士，是子固为首矣，岂敢忘子哉？”周内史叔兴闻之曰：“文公其霸乎，昔圣王先德而后力，文公其当之矣！”《诗》云：“率礼不越<sup>⑧</sup>。”此之谓也。”

【注释】 ①陶叔狐：重耳侍臣。 ②咎犯：即狐偃。为晋文公重要谋臣。 ③黧（lí 离）黑：黑中带黄的颜色。 ④大故：大错误。 ⑤耽：沉浸。 ⑥暴：显露。 ⑦成人：犹言完人。 ⑧见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。率：循。越：过。

【译文】晋文公逃亡在外时，陶叔狐一直跟随。文公回到晋国，三次奖赏有功之臣，却轮不到陶叔狐。陶叔狐见到咎犯说：“我跟随君王逃亡在外十三年，面色变黑，手足生茧，而今君王回国，三奖次赏有功之臣，却还轮不到我，是因为君王把我忘了吗？是因为我有大错吗？请您试着替我问问。”咎犯把这些话转告给文公。文公说：“咳，我怎能忘记这个人呢！那些聪明贤达，道德品行都好的人，能使我沉浸在道义之中，向我讲述仁义，使我的品性光明洁净，显扬我的美名，使我成为完人，我要给他们重赏。那些用礼来维护我，用道义来劝谏我，帮助我，使我不做坏事，并把我引荐到贤人门前向他们请教的人，我要给他们次一等的重赏，那些勇敢善战的人，灾难在前，他们就冲在前面；灾难在后，他们就留在后面，使我避免了灾难，我要给他们再次一等的奖赏，况且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杀死一个人，不如保全他的身体；放逐一个人，不如使他留在他的国家内。实行三赏之礼后，就该奖赏那些劳苦之人了。劳苦之人中，陶叔狐这个人当然是头号人物，我怎么能忘了他呢？”周朝内史叔兴听说这件事后，感叹地说：“文公将要称霸了。从前那些圣王首先重视德行，然后才讲才力，文公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

了！”《诗经》说：“按照一定的礼节不越轨。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事。

#### 四

晋文公入国，至于河，今弃筮豆茵席<sup>①</sup>，颜色黎黑，手足胼胝<sup>②</sup>者，在后。咎犯闻之，中夜而哭。文公曰：“吾亡也十有九年矣，今将反国，夫子不喜而哭，何也？其不欲吾反国乎？”对曰：“筮豆茵席，所以资者也而弃之；颜色黎黑，手足胼胝，所以执劳苦者也，而皆后之。臣闻国君蔽士，无所取忠臣；大夫蔽游，无所取忠友。今至于国，臣在所蔽之中矣，不胜其哀，故哭也。”文公曰：“祸福利害，不与咎氏同之者，有如白水。”祝之<sup>③</sup>，乃沉璧而盟<sup>④</sup>。

【注释】 ①筮（biān 边）：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食品用的一种竹器。豆：一种高足盘。后多用于祭祀。茵席：垫席。 ②胼胝（piánzhī 骅知）：手掌脚底因长期劳动而生的茧。 ③祝：向鬼神祈祷。 ④盟：立誓缔约。

【译文】晋文公回到晋国，走到黄河边，命令把所有用于祭祀的器皿都丢掉。面色黧黑、手脚粗糙的人都排在后边。咎犯听到这个传令后，半夜哭了起来。晋文公说：“我流亡在外十九年，而今就要回国，您不高兴，反而哭泣，为什么？难道不希望我回国吗？”咎犯回答说：“筮豆茵席，是供人使用的，但您却丢弃；面色黧黑，手脚粗糙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劳苦，您却把他们摆在后头。我听说，国君若被一般士人听蒙蔽，他就找不到忠臣，士大夫被一般朋友所蒙蔽，他就找不到忠实的朋友。今天我回到晋国，也在蒙蔽之中，感到十分难过，所以才哭。”晋文公说：“祸福利害，不与咎氏相同，就象这白水一样。”于是祈祷，把白璧投入水中作为誓盟。

#### 五

介子推<sup>①</sup>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耳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，主晋祀者，非君而何？唯二三子者，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？”文公即位，赏不及推，推母曰：“盍亦求之？”推曰：“尤<sup>②</sup>而效之，罪又甚焉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”其母曰：“亦